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楊家府世代忠勇通俗演義 穆桂英活擒六郎

次日，孟良領宗保之言，逕往木閣寨見桂英，說知小將軍被囚，特來請助之意。桂英曰：「懸望汝主不來，正要著人相接。汝今到來請我，我如何離得此地！速歸拜上本官，他不放小將軍出來，吾即引眾來相攻擊。」孟良聽罷愕然曰：「寨主既與小將軍成了佳偶，正宜引軍相助，何故出此不睦之言？」桂英怒曰：「夫之不幸，即妾之不幸。夫為我囚，彼即我也。乃我之仇敵矣。吾安得而不引眾以攻之哉。再勿搖唇，試看此刀利否？」孟良曰：「今日天晚，容小將歇宿一宵，乞念本官情分何如？」桂英曰：「這個使得。」孟良遂退出寨前安歇。孟良村道：「若不下個毒手，如何能勾他去相助？」立定主意，候至二更，密往寨左，放火燒之。正值九月天氣，狂風大作，霎時間煙燄張天，四下燒著。噯囉大驚，齊出救火。孟良提刀，進到寨後，砍了降龍木，復入寨中，將軍眷殺了一半。孟良恐被眾人知覺，負著降龍木，竟往五台山去了。比及救滅了火來，知是孟良，四下搜尋，人道已擊多時。復入寨看，只見殺死家屬。桂英大怒，即點集部眾，殺奔九龍谷而去，報此冤仇。行了數程，有一噯囉進前言曰：「孟良行此策，見寨主不肯下山相助，彼實無戕害之意。且今山寨已燒得零落，家小又殺傷了，不如舉眾相助大宋。一則完成佳偶，二則代朝廷立功。多少是好，何必與他廝殺，自傷和氣！」桂英沉吟半晌，乃曰：「汝言亦有理。」遂引眾回去，收拾寨中糧草物件，裝載於車，扯起木閣寨令字旗號，引眾逕赴宋營而來。有詩為證：

紫簫聲斷鳳凰台，緬想離情恨滿懷。

不是毒心焚卻寨，怎能勾引下山來。

宋軍望見木閣寨旗號來到，忙報六郎，六郎怒曰：「此潑婦引誘吾兒，殊為可恨。今日又來勾引，待吾砍之以絕後患。」即引軍出陣，大罵曰：「賤人好生退去，也自干休。不然，梟汝首級。」桂英大怒，付道：「我好意引兵來助，今反受他凌辱！」亦不搭話，拍馬直取六郎。六郎舉槍與之交戰。數十餘合，不分勝負，桂英佯敗而走。六郎縱騎追趕，喝聲曰：「走那裡去！」桂英拈弓搭箭，射中六郎左臂，翻落馬下。桂英勒回馬捉之。此時岳勝、焦贊等，皆不在軍中，無人救應。桂英乃將六郎綁回原寨。

正行之間，忽山坡後旌旗蔽日，一彪僧兵來到，乃楊五郎與孟良也。桂英列開陣腳，孟良拍馬近前，望見六郎被捉，大驚叫曰：「將軍因何成擒？」六郎未答。桂英問曰：「此何人也？」孟良曰：「乃汝翁也。」桂英驚曰：「汝若不來，險傷大倫。」亟跳下馬，令人急解其縛，乃拜曰：「誤犯大人，萬乞赦罪。」六郎曰：「不須下札，汝且起來。」相見五郎等，一齊合兵回至九龍谷。六郎令人放出宗保，與桂英同拜令婆。令婆不勝歡喜曰：「此女真吾孫之偶也。」因令具酒，與五郎等接風。

酒至半酣，人報岳勝、呼延顯等召取各處兵馬皆到。六郎大喜，即出寨迎接。王貴、金頭馬氏、八娘、九妹等齊入帳內。相見畢，六郎向王貴拜曰：「叔父馳驅風塵，乃小姪累及，幸勿罪也。」王貴曰：「賢姪與我同一王臣，何云累及。」王貴等皆拜見令婆畢，六郎設酒款待。眾人盡歡而散。

次日，六郎入御營奏曰：「今諸路軍馬俱已到寨，特請聖旨號令破陣。」帝曰：「既諸軍皆到，卿宜乘機而行。自今以後，不必俟朕之旨，任卿調遣。」六郎領命，退出軍中，與宗保商議破陣。宗保曰：「破陣須要擇好日辰，目下數日不利。鍾師父亦言姑待兩日方好。兄今先引諸將看其破綻。」六郎允之。

次日，三通鼓罷，宗保全身披掛，揚旗鼓噪而出。番將馬韃令公、韓延壽耀武揚威，跑出陣前。見南陣上眾將擁著一小童子，端坐白驢之上，延壽認其馬是蕭娘所乘的白驢，乃大喝一聲，恰似雷震。宗保忽然落於馬下。眾將慌忙救起，扶轉軍中，入帳坐定。鍾道士將白湯滾下一丸藥與宗保服之，即時安妥。六郎問墜馬之故，眾將答道：「正對陣之際，番人厲聲一喝，小將軍遂落馬下。」六郎聽罷，歎曰：「還未交戰，但聞聲息戰慄如此，安能望其成功！豈兒不足以謀大事。」按墜馬乃鍾道士使宗保如此而行者。蓋因真宗素輕大將，要築壇拜他，知所重也。鍾道士曰：「此非宗保懼怯，不能接戰。特因其年幼小，將軍必奏聖上築壇拜他，授以重任，賜他一歲，始能出陣破敵。」六郎依言入奏真宗。真宗與群臣商議，八王奏曰：「當允六郎之奏，重封宗保之職，始能調遣三軍，以破遼也。」真宗曰：「當封何職？」八王奏曰：「遼宋勝負，在此一舉。今日封職，不可如往日授他將之職，苟簡呼遣而已。」真宗曰：「必如何以封之？」八王曰：「昔日漢高祖拜韓信為帥，使軍士知所尊敬。今日亦仿漢高之行可也。」帝允奏，下令軍士於營外築起三層將台，四方豎立旗竿，按方色扯旗，禮儀法度，一如漢制。不一日，築完回奏真宗。真宗齋戒沐浴，擇吉日引群臣同到壇壇之上。真宗登壇，宣宗保升壇。宗保跪下，真宗焚香祝告天地畢，真宗親為掛大元帥印，封為嚇天霸王、征遼破陣大元帥。宗保領旨謝恩畢。帝謂眾臣曰：「朕以宗保年幼，特賜一歲，以作滿丁之數。」八大王奏曰：「陛下既賜一歲，臣等亦贈一歲，湊成一十六歲，令滿過丁年，使他出陣，有萬倍之威。」真宗大喜。即下敕賜宗保一歲，眾臣贈一歲，差軍校捧金牌敕書，送歸營寨。宗保再拜受命，與軍校先回營去。真宗始下壇同群臣轉於御營。

翌日，宗保坐軍中，下令各營聽候攻陣，請鍾道士入帳商議進兵。鍾道士曰：「番陣之內中間道路曲折極多，必先得一粗心大膽者進去巡視一番，回來說與眾軍知之，然後可以攻擊。」宗保乃問曰：「誰敢去巡視天門陣？」焦贊應聲曰：「小將願往。」宗保允其行。焦贊退歸本帳，與牙將江海議曰：「我今要去巡視番陣，君有何策教我而行？」海曰：「若無蕭后敕旨，如何進去看得？君今要往，必須假借蕭后敕旨夜巡，方可去得。」贊曰：「那裡討著印信？」海曰：「此事不難，我父曾為蕭后掌印之官，遺有印式，被我依樣刻出。日前孟將軍去偷良驢，亦是我把印信與他。今我仍將此印，印著一張假旨，與君前行，管取巡視回來。」焦贊大喜，遂與海索了假旨，星夜離了本營去到天門陣。

焦贊先視鐵門金鎖陣，只見番將馬榮，雄威赳赳，立於將台之上。部下把守如鐵桶一般。見焦贊問曰：「汝何人也？敢來此巡視！」贊曰：「我奉娘娘敕旨，來此夜巡。」榮曰：「敕旨何在？」贊即取出示之。榮看罷，開陣放贊過去。贊遂過了鐵門陣。又到青龍陣，鐵頭太歲厲聲言曰：「此何去所，汝來此夜行！」贊曰：「娘娘有旨，遣來巡視。」太歲請旨看畢，放贊過了青龍陣。贊入其中，遍視道路叢雜，又聞四面金鼓之聲，心甚懼怯。又到白虎陣，守將蘇何慶喝聲：「是誰來此看陣？」贊道：「領娘娘敕旨夜巡。」蘇何慶討旨看了，遂開陣放贊過去。贊慌忙走到太陰陣，見許多婦人赤身裸體，繞台而立，陰風習習，黑霧騰騰，不覺頭旋腦悶，心神恍惚。黃瓊女手執骷髏，將焦贊截住。贊喝曰：「吾奉娘娘敕旨巡視，汝何得攔阻？」瓊女索旨看畢，放贊過去，焦贊雄心頓消，十分慌亂，不復思進觀看裡面之陣，乃從旁邊走出陣來。

跑回營中，入見宗保，說知陣圖。其中如此如此。宗保聽罷，即請鍾道士商議。鍾道士曰：「惟有太陰陣極難破，下令先破此陣，其餘可以依次而攻。」宗保問曰：「太陰陣上婦人赤身裸體而立，此主何意？」鍾道士曰：「彼按為月孛星，手執骷髏。遇交戰之際，哭聲一動，則敵將昏迷墜馬。今破此陣，必先擒此婦也。」宗保曰：「誰人可往？」鍾道士曰：「金頭馬氏前去可以成功。」宗保下令，遣金頭馬氏曰：「汝引精兵三萬，從第九座天門陣攻打入去。吾自有兵來接應。」金頭馬氏領兵去訖。宗保又請八娘曰：「姑姑可引軍馬一萬，直逼太陰陣外俟候，待彼軍一出，乘勢殺進。」八娘領計去訖。宗保分遣已定，與鍾道士登台瞭望。有詩為證：

蓬島神仙侶，臨凡輔宋君。

坐籌知勝敗，先獨遣紅裙。